

在人世成为光的旅行

——读吴相瑜的《度人间》

文/赵新春

生于尘世，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但走着走着，不少人不仅丢了诗，远方也变得一地鸡毛。吴相瑜生于汝南，游历郑州，现居驻马店，“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他归来依旧是少年。

我与相瑜认识，是从他在网上创作诗歌开始的。他很勤奋，空间里经常更新诗歌。他诗里的青春激越与倔强，很契合我当时读诗的心境，就记住了这位年轻诗人。此后的十余年里，他写他的，我忙我的，他为诗和远方奔走，我为生计忙碌。直到有一天，朋友在微信留言里提到了相瑜，才知道我们成了同事。

近水楼台先得月，他送我他的诗集《尘世的教育》，不久我又拿到了他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诗集《度人间》。

相瑜是一位歌行者，喜欢用诗记录行履，激励自己，用诗书写生活，一如他在《我只是一枚爱写诗的传统男子》中写道：“我只是一枚爱写诗的传统男子/日子在流水中荒芜/漂浮的肉体也在尘世中生锈/不知不觉中日之夕矣/我只是一枚爱写诗的传统男子/写得不好只拿给亲近的人看/写得好了就准备写一辈子”。

诗是相瑜生活历程的记录，心灵思虑的关照。就像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作家、评论家范恪劼在相瑜诗集《尘世的教育》序言中写的：“诗与其说是相瑜在琐碎而庸常的生活中筛选诗意，毋宁说是藉诸诗意的文字来引领自己走出生活的幽暗。”古人说“渡人就是渡己，渡己就是渡心。”相比《尘世的教育》的渡己，相瑜的《度人间》更多的是对红尘世事的思索，对灵魂内心的审视，是渡心之作。

诗集中，相瑜以“三十而立”的生命时空为分界，将对现实的思考与一路摸索凝聚在《我在人间的两个生命》《这样的人间色真的很美》《在异色中遇见另一个自己》《写下家乡的地理名字》《让人回到人们中吧》5个章节，234页的诗行里。诗中有激越的呐喊，有疏离的伤痛，有对父母的感恩，有对妻儿

的牵挂，爱成了这集子的主旋律。《度人间》里，相瑜把30年的生活与感悟，凝结成诗，汇聚成光，记录了《尘世的教育》集后的渡己、渡心、渡人的“光的旅行”。

“三十岁以前/我宁愿把穿行在尘世的生命化作混沌/本能地生存/悬浮地追逐/三十岁以后/我开始打开意识/重启尘世的生命/柔韧地活着/警觉地唤醒……只有这些才足以支撑重启的生命/才会持续激活沉静而有力的脉搏/才会在隐秘的力量中去打开生命的触觉/才会在上下五千年历史文明/与对浩瀚宇宙求索的无限可能中/成为光 在人世成为光的旅行”（《在人世成为光的旅行》）。

诗重启了生命，让他不再拘泥于自我、小我个人情绪的表达，不复青春的叛逆、撕裂与莽撞。沉浸在岁月的河里，诗人学会了感恩，学会了接受人世间的形形色色，知道了《这样的人间色真的很美》，能够在《在异色中遇见另一个自己》。诗里多了烟火，有了四季，发现“你不再是一棵野草/背后有着根系相连的草原与山川/你不再是一滴水/前面有着奔涌向上的河流湖海/你更不再是一个人/你有着家庭血脉相拥的都是亲人”，至此“你开始发现再也不用惧怕黑暗了/因为抬头就是一片用爱撑起来的晴空/是你这些年的执着与赤诚……”（《此心安处是吾乡》）。

“郑州，给我一支烟吧/让我再一次唤醒梦想/出租屋只是身体的临时演员/笔下的诗歌才是这个城市灯火的合唱”（《郑州，给我一支烟吧》）。在郑州明灭的灯火里，在出租屋蜗居时，相瑜读懂了人情、世情、友情、乡情，跨过了而立之年，《在异色中遇见另一个自己》：“在宇宙中 他们穿行在不同的轨道/却因灵魂而凝聚到一个星球的磁场/他们是自己的小王子/他们穿越平庸的生活/去抵达未曾抵达过的五湖四海/他们多年之后在我们中遇见/如同众生中的异色遇见了另一个自己”。

相瑜的诗有孤冷者淡淡的落寞，蕴藏着倔强，就像“在阳光下你倔强地把头抬起/在人群中你逐流地随足尖旋转/没有走进/也没

有找到自己”的《那个眼睛盈满雾的男子》，如湖泊中的枯荷，“仍在湖泊中沉溺而疏离/散发着枯荷的气质/如同在人间独步/危险而着迷”（《你散发着枯荷的气质》）。

相瑜的诗如同他这个人，百折不回，始终激情，也充满着“心安即是家”的坦然。第四辑《写下家乡的地理名字》，是他漂泊还乡的诗作。无论是《三月，天中大地的花都开了》，还是《在汝河畔喝杯家乡的酒》，家乡的河湖胜景和山峦古迹都是灵动的，因为“它的名字是故乡”：“三十以后 开始试着往回走/在人生这条循环的河流/我终于懂得重新寻找 回到它的源头……顺着河流的方向一直往回走/回到少年的灯盏 童年的草木/在灵魂的召唤中/完成了所有的接纳与救赎|冷漠的 复苏柔软/残缺的 逐渐完整……直到当你重新爱上她/在一轮明月下抚摸着温热的心脏/它的名字是故乡！”

相瑜的诗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情，“大江东去”的宏阔，如《秋天里的祖国》《邀你春风十里，许你海棠花开春暖》，也有“满面尘灰烟火色”（白居易《卖炭翁》）的现实，“独与老翁别”（杜甫《石壕吏》）的低吟，如《疫情像道警世的寓言》《听，寂寞的声音》。

诗集第五辑《让人回到人们中吧》，是诗人对《出走多年的命运》反思，对《去开往春天的列车》的回望，以《郑州，赋予我一颗苦胆而辽阔的心》为时空关照，相瑜看到了更多的《希望与力量》：“我仍然愿意选择人之初的那份相信与善良/我仍然坚信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这人间生生不息的希望与力量！”

《我是新时代传媒人，赶考路上有我》《在天之中驻马店，让我们共同守护这座城》，《度人间》中，因为相瑜从诗人向媒体人身份的转换，他的诗也多了份为现实而歌，为时代而唱的担当，有了更多让诗成为一束光的自信和自觉。“去大自然中梳理羽毛吧|去万物中确定自己的心跳吧|闲庭信步 荣辱不惊|你活成光的样子……”（《在万物中舒展为光照的样子吧》）。在相瑜构织的诗意里，读诗成为了在人世的“光的旅行”。

段芸诗两首

下雨天

来不及躲避的雨坠落在黄昏的街道
在抵达村口的路上逐渐减小

老人们谈论着
乌云还未覆盖在自家的田地上方
带着期盼，夹着些许失落

我无法融入其中，因为心思不同
跨越山河的爱显得遥远且不切实际
离别的日子属于晴朗的夜空
我时常执着于与你共享一轮明月

夏季的风温柔如思念的语言
无法恰到处处的表达，除非写入诗中

你看不到这一季疯长的庄稼
正如看不到我那颗爱你的卑微的心

我分不清这突如其来的雨
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我的眼泪
今夜不再是月夜
是雨夜，更是不眠之夜

别歌

多久没有擦过胭脂，涂过口红
就多久没有闻过怀里的味道

我用外表丈量着爱情
揣测着到下一个节点的距离

别说什么想与念
空的事物是无法具体描述的

风的洒脱树最清楚
说再见的落寞我最清楚

张颖诗两首

如果你一定要走

如果你一定要走，
我又怎么能再把你挽留，
不忍心看你，
把忧伤放在心头，写在眉头。

像幼苗总要长大，
像小鸟总要离巢飞走，
你要去寻找你的梦想与追求。

如果一定要走，
我也不再强求，
我只希望你在飞累的时候，
给我一个，
哪怕是一两分钟的问候，
一个停留。

无论成败，
这里永远都有你小时候，
就一直存在的温暖港湾，
永远为你等候，
永远让你停留。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每一次开学离开家时，
恋恋不舍，
永远也没有玩要够。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张车票，
南京，上海，通辽，
跟随工地漂泊，
父母每一次看我远去，
伫立在风中的村口。

现在，
乡愁是小区里一栋栋高楼，
是不远不近十多分钟的车程，
爹娘还在村里头，
我在这城里头。